

大家讲史

中国近代史 十五讲

陈旭麓 著

中华书局

大家讲史

典藏本

中国近代史
十五讲

陈旭麓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史十五讲:典藏本/陈旭麓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5.4

(大家讲史)

ISBN 978-7-101-10775-3

I. 中… II. 陈… III. 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 IV. 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9586 号

-
- | | |
|-------|--|
| 书 名 | 中国近代史十五讲(典藏本) |
| 著 者 | 陈旭麓 |
| 丛 书 名 | 大家讲史 |
| 责任编辑 | 李洪超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 $\frac{3}{4}$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
| 印 数 | 1-5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0775-3 |
| 定 价 | 45.00 元 |
-

代前言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最富思辨的时代，我们的祖辈对前此没有见到和亲历的新事物：轮船，铁路，学堂，地动说，进化论，民约论等等，哪一样不是经过艰苦的思辨而后承认的。千百种刊物和论著，无不是这种艰苦思辨的详尽记录。

前人艰苦思辨的事物，往往是吸引后人论述历史的珍贵内容；那些站在思辨前列的人，更是后人热烈探讨的对象。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哲人，尽管年经百代，地异欧亚，人们总不会忘记他们，反复考订他们的生平，咀嚼他们的言论，弃其糟粕，吮其精华，以开创自己时代的思辨。而近代中国是我们祖国刚刚走过来的昨天，与我们的生活如此亲切，它的遭遇和前进更不能不使我们百回千转地思之了。

回忆开始发表文章，已是42年以前的事，那时不怕露屁股、出丑，在战火纷飞、天地玄黄中，随感而发，什么都写，练习了文字。但自己是学历史的，毕了业，又在学校教历史课，教“中国通史”，渐渐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较多地引史或就史发议，把文字归到历史这一行业。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新的岁月里，多次讲授“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类课程，随后专任近代史教学，进入行业的内部分工。近代社会的巨变，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是那样激励着自己的心弦，便日益以万象杂陈、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机。我并不是像思辨哲学家那样由概念推论出存在，而是认真地考察历史的势态，占有资料，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演进，寻找它的规律。虽然未必尽当，但我是这样努力以赴的。

论史与铺叙地写历史长编不同，论什么，怎样论，作者有较大的选择和自由，不必从头说起，面面俱到，主要在于抓住问题，突破一点，层层剥绎，究其底里。那么，问题从何而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教学准备和

阅读史籍中,日积月累,熟悉的东西多了,以此例彼,就会产生疑团,就会有问题从书中跳出来,不容你不去思辨,不去搜集资料进行论证,终至一吐为快。如谭嗣同有冲决一切网罗的民主精神,何以迈不出忠君的改良派道路?“中体西用”是19世纪后期一代人引进西学的宗旨,何以长期归之于洋务派的张之洞一两个人的“乐道”?清朝统治者亟谋自保而编练的“新军”,何以会走向它的反面?我写的这些篇章,大抵由此构思取材而成文的。一是由现实中提出来的理论与实际的问题,或从见闻中一再得来的感触,驱使我去追溯历史,寻求前因,而近代史恰是现实的近亲,现实中的许多事物还有它的影子或残迹,由今及史,探源追流,是了解事物真象的重要途径之一。如“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夷”、“洋”之辨,“革命与改良”这类文章,便是循这一思路而命笔的。

此外,任何学科都有长期存在的争议和经常冒出的分歧。变化大、曲折多的近代社会,论述它的历史更是如此。建国三十余年来在近代史领域中有过多少这样的问题!这些争议和分歧的问题,对专业者来说,没有不乐于去思辨的,并就了解实情而有确见的课目,认真论述,是为学的分内事。如近代史的起讫年限,《李秀成供》的真伪,《瞿秋白年谱》的序言等篇,我写了自己的看法。其间也有自己论文招来的驳议和反驳议,关于探讨冯桂芬思想的两篇,就是这样产生的。如何对待驳议?应该是既不苟同,也不护短,严格按照历史事实及时代脉络立论。

围绕历史的思辨,事实第一,立论第二,那是让历史说话,也即实践检验真理的准则。让历史说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尊重事实,事实是立论的基础,如果事实不实,游谈无根,立论就没有不歪的;一层是说一切设施,它的成效如何,要让事实表现出来,如果是违背客观规律的设施,就会受到客观事物的惩罚,即是历史说话。但是,用文字撰述的历史是通过人来说话的,撰述历史的人都有他的社会性,也都生活于一定的时空里,他们没有不受社会性的制约,也没有不受所在时空的制约的,不管撰述者如何忠诚于事实,是逃不出那个时空规定撰述者的情感和认识的。而史论比史编沾染的时空色彩更要多一些,如果撰述者立意触及现实,则史论更带政论色彩。“以史为鉴”,史是过去,鉴则今人,它客观地表述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史论是现实的人对历史的感发,它有无深刻的借鉴意义,是其有无价值所在,

没有借鉴意义的史论是缺乏生命力的。但借鉴的现实性,应该得自历史的必然逻辑,决不应该是狗尾续貂,强加臆言。强加的臆言,很可能是对历史的亵渎,而对现实则是歪曲。

我们处在伟大的变革时代,一切都在变动和发展中,经常被这样和那样的思潮所吸引和困扰,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素养,没有洞彻事物的能力,仅凭一时直觉,追踪现实,借史发议,纵无恶心,也很难免于乖戾。“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苏轼这两句诗(《游金山寺》),是说长江的潮势涨到一丈高,潮退了,金山的边岸还留下了一道道沙痕。我们的时代像浪潮一样,奔腾起伏,印在人们身上的“沙痕”就是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去磨擦“沙痕”,应该让“沙痕”作为省察自己的记录。

(1983年2月)

(选自《陈旭麓文集》第四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原载《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目 录

代前言/1

——1—22

第一讲 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

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15

——23—32

第二讲 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

1. 爱国的要旨/25

2. 洋务与崇洋/27

3. 主战与主和/30

——33—70

第三讲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

附：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同一性/57

——71—76

第四讲 道光是一个怎样的皇帝

——77—100

第五讲 论“中体西用”

——101—106

第六讲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

1.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开拓性的人物/103
2. 李鸿章也有爱国主义之心,民族主义之情/104

——107—128

第七讲 “戊戌”与启蒙

附:光绪略论/120

——129—146

第八讲 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

1. 新军原起/131
2. 新军的扩编/135
3. 革命党人与新军/139
4. 武昌起义时的新军/143

——147—154

第九讲 孙中山与鲁迅

——155—162

第十讲 小凤仙其人

——163—174

第十一讲 农民起义与人口问题

1. 从洪亮吉谈起/165
2. 一个高峰连接着另一个高峰/168
3. 正比—反比—正比的矛盾规律/170

4. 促进与延缓/172

175—192

第十二讲 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

193—204

第十三讲 军阀与近代中国社会

1. 近代军阀的演变过程/195
2. 西南军阀和北洋军阀之区别/197
3. 军阀割据混战局面的形成原因/199
4. 军阀所反映的近代社会的复杂关系/201
5. 军阀代表人物的认识/202

205—220

第十四讲 略论演化中的中国近代文化

附：因袭—规抚—创获/212

——孙中山的中西文化观论纲

221—226

第十五讲 说“海派”

出版后记/227

【第一讲】

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



人民英雄纪念碑《虎门销烟》浮雕

—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进展,从评价洋务运动及其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乃至“五四”运动的轨迹,推而及于对近代史线索的探讨。所谓历史线索,是指人们在认识客观历史中形成的一种考察历史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贯串于阐述历史的首尾,有似绳索贯串钱物,如唯物史观、进化史观、文化史观、英雄史观等等皆是。我们在50年代讨论近代史划分阶段的标准,正是以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为主线,形成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递进为构架,这个构架积久渐趋公式化,许多近代史著作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而且被大家援用的三次革命高潮也未必都称得上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高潮。这就促使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认识,由原来认同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线索之外探讨新的线索。

事实上,由于资料的积累和认识上的深化,特别是对简单化、公式化思维方式的摒弃,有关近代史研究的范围及近代的含义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近代史线索的再探讨。这些变化是:

一、近代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80年,应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10年,这个意见正日趋一致。虽然,由于前80年和后30年长期分割为近代史和现代史,讲课编书至今还是两截,前后不能贯通起来,但把前80年和后30年、新旧民主革命贯通起来写的近代史已在酝酿和准备中,且已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简编与纲要。

二、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近代史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联系,在史学领域中具有独特地位而被重视。但自七八十年代开始,清史和民国史的研究相继热乎起来,清史后期和民国史占有近代史的全过程;这种断代为史的编纂与研究在中国已有两千余年的传统,对人物、事迹及社会生活方面有很大的容量,它就使近代史处于被分解、被取代的尴尬局面。

三、近代史是相对于古代史和现代史而言，它不像清史、民国史这种断代为史的固定，随着岁月的流转，后浪推前浪，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将让位于后来的岁月，变为近代前的历史。人们要参考和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势必以清史、民国史和其他专史为对象，而不再以游移的过了时的“近代”为对象。

除了近代史面临的这些特有变化外，整个历史研究正由前此以阐述阶级斗争为主的政治史，推向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的广阔天地；并由预定的设想和观念去寻摘史料的研究方法，推向通过大量搜集和整理史料然后进行论证，既是观念、方法的推新，也有传统史学的回归。这些对近于凝固的近代史构架有更大的冲击力。

由于这些情况和认识的变化，我们对近代史线索的考虑，显然已不能停留于以前 80 年的近代史为对象，也不只是加上后 30 年——前后两截的拼合，应把 110 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 110 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朝代，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从这样一个特殊的完整的社会形态及其丰富内涵来考虑。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名称，是在 20 年代的革命实践中考察和研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状况而提出的，并在 30 年代初发生过激烈论争。作为一个科学概念，近年在史学界的一些讨论会和文章中颇有异词。但是我以为：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过程，两个半字在于表明两者的并存，不能机械地用统计数字的百分比来理解；二、半殖民地揭示国家丧失独立主权的同时，也揭示了被卷入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生产，民族资本就是相对于外国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半殖民主产物，不能把半殖民地理解为单一的政治概念；三、半殖民地半封建既相区别又是互存的，不能截然分为两片，试问没有半殖民地何来半封建？我初听到人们的异议时，也颇以半殖民地半封建连在一起，太晦气，看不到近代中国人前进的足迹，其实正是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决定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道路，它是中国人民改造中国社会的出发点。一个名词的表象有其必然的内蕴，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还是比较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面貌和实质的。即使在学科的发展中研究出了更贴切的新名，半殖民地半封建也将作为历

史名词而永存。梁启超曾说近代中国是一个过渡时代，他自己是一个过渡的人。他曾在《过渡时代论》中说：“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他虽没有能说出从哪里过渡到哪里，但他深深地觉察到传统社会在他面前已是无情地崩溃了，却又看不到新社会的成长，长期处于过渡的苦恼中。过渡，倒也道出了110年近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它被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又形成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传统社会跨向另一个新式社会的大过渡。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是一个过渡形态的社会。

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里程来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比传统（封建）社会毕竟已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迈出了步伐，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到文化生活都有了近代的新内容，这种新内容尽管微弱，却是在缓缓地增长。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这句话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认识有两点启示：一、“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潜台词是有资本主义——不充分的资本主义；二、由不充分的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它论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渡性，在这个大过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前的中国没有过，今后的中国也不可能再有，它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在世界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特殊社会形态。应该从这样一个社会形态的全过程考察其来龙去脉，走出80年的近代史框架，理出110年近代史的线索。这样，才是断代的清史和民国史所不能取代；这样，才不必再为“近代”坐标的转移而担忧；这样，它在各种形式的中国史著的大家族中才有永存的地位。

那么，就这个110年构成的过渡的近代社会形态着眼，它的线索究竟是什么？线索只是一条还是多条？为了不拘泥于以阶级斗争为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的近代史格局，也避开划分阶段的纠缠，我曾依循事态的变化、发展，用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和章节体结合的形式，把近代的前80年依次分列33题（题下有子目），每题既可独立成篇，而前后又是紧密衔接的，贯穿了反帝反封建和新陈代谢的旨趣，主编出版了《近代中国八十年》（1983年），不言线索而线索自在其中。继又援此体例主编了《五四后三十年》。

想在此基础上进而编著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这个结构出现于流行已久的三次革命高潮、十大事件的划一形式后,读者一时颇感新颖,给予鼓励。但也有文章隐约地点出:不分阶段是历史编纂学的倒退。倒退与否,确可商榷。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按三大革命高潮分期模式编纂的两百多部近代史,内容单调,读者和作者都腻了,需要不同风格、不同体例的论著。胡绳早年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就是一本别具风格的书。

历史线索不是外注的,而是历史自身所固有;也不是离开人的认识由它自己报称的,而是主体对客体的反复认识和探索的结果。客体的历史千姿百态,近代历史更是森罗万象,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即使共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取径与结论也不会都一样。前此对近代史分期标准的讨论,有着眼于阶级斗争的,也有侧重社会经济发展的;即使共同以阶级斗争或社会经济发展为标志,在编纂史著的具体运用中也有各自的理解和选择。因此,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演绎成呆板的公式,运用其原理,可以这样体现,也可以那样表述,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是多样的不是唯一的。

基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矛盾、新旧冲突异常尖锐的过渡形态,它的线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一个变革与反变革、反复推进的时代。但这样,看不出变革的性质,也容易流于简单化。为了较完整地表述我的想法,我以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线索应分作三个层次来说明:第一,它始终处于大变革的过程,如危崖转石不达其地不止;第二,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地推进,螺旋特别多;第三,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本质是一步步有限地推向近代化(我使用近代化一词与现代化有别),即推封建主义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我们现在研讨近代中国 110 年的变革,大谈近代化而讳言资本主义化,因为资本主义曾经是近代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出现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那样的革新和革命运动,引进和产生了若干资本主义的东西,但作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和社会的建制却又是失败的。而“五四”以来,我们的革命虽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集中反映“五四”精神的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也还是资产阶级的范畴,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仍然是封建主义的对立物,但是,我们已在陈述资本主义的罪恶,憧憬社会主义的前景,而历史的现

实,我们不喜欢资本主义又回避不了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又脱离不了民主主义。30年代,柳亚子在担任上海通志馆馆长时说的一段话,颇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感受。他说:“封建制度的时代已过去了,社会主义的实行也许在最近的将来。但现在——现实的世界,想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吧!我早就对(邵)力子讲过,我们不作空虚远大的幻想,我们只要做成一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比较有价值的志书就称心满意了。”^①正是这种情况,我们之所以乐于使用近代化一词,因其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既不排斥那时的资本主义现实,又较能体现中国人前进中的感情和脚步。

矛盾、错综的社会历史,要有不矛盾的思维和线索才有可能理顺。

二

历史线索是引之弥长的观念化了的历史链条,链条不是光滑平直的,而是有一个一个环节的,这些环节就是产生重大事件或历史转折的年份。如雨果的小说《九三年》,苏联影片《难忘的一九一八年》,最近问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都是抓住历史链条上的环节而编著的。我们要是写一本《一九七六年》,写出那地动山摇、泪洒乾坤的悲壮日子,将是一本多么牵动人心的书。如果说以年系事的编年史是平均地没有区别地对待历史年份,那么历史线索则要从长串的历史年份中找出其环节性年份;抓不住环节,也就很难理出历史变化发展的规律来。不分阶段是历史编纂学的倒退,其理由也许就在此。

近代史虽只110年,但它是古今中西的政治、经济、文化,碰撞、交错和融合的阶段,发生事变的环节性年份远比以往的朝代多。这里不一一罗列近代史上那许多环节性年份,只着重阐明那些显示新陈代谢、推动近代化而具有阶段性的年份;由于通史和专史有一般和特殊的区别,有的虽久已被视为重要的或划时代的历史年份,在这里也不能不有所变通,不予特别标出,而把它的重大意义贯串于有关章节的文字之内。这不是论者主观认识上的变化,而是近代通史同党史、革命史、工运史、文学史一类专史的主

^① 柳亚子:《关于上海通志的话》。

题在选材和体例上产生的不同。现就以上认识和要求分述近代的重要历史年份如下：

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揭开了侵略与对抗、中西社会冲突的帷幕，中国自此被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开始有了世界的概念，萌发了“师夷”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要求，产生了前朝所未有的一系列变化。所以，它标示的不只是这场战争胜败的严峻性，更因为它标示着以商品和资本来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轨道，作为中国的近代与中世纪的分界线，是显而易见的。过去，史学界援引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同中国社会自身的某些变端，把中国近代的开端划在17世纪上叶的明清之际。但英国革命在当时并没有触动远隔重洋的中国，中国内部的变端也只是一点征兆而已，无论李自成打进北京或满清入关，都仍是中国历代周期性动荡的再现，看不出时代的跳跃。新近译出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封面上标明“1800—1911”，以18世纪跨入19世纪的1800年为晚清即近代的界标，理由是清朝历史的重心自此由所谓“亚洲腹地”——满、蒙、新、藏推向中国的本土和沿海。但这只是清朝封建统治的扩展和内部政治的调整，并没有引发出社会政治全局性的变动。近年也有从半封建的程度、资本主义的增长立论，认为要到辛亥革命才算得上进入近代。但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辛亥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熟后爆发出来的革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重要阶段，不是近代社会的发端。

作为过渡社会形态的近代中国开始于1840年，我以为不是任何其他重要历史年份所能取代的。至于1839年英军已经在九龙口、穿鼻洋、官涌等处与清军接仗，鸦片战争应上推到这一年。我们当注意到这个事实，195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事记》，曾用黑体字标出“1839—1919”字样。这并不影响1840年的成说，因为被任命为英军侵华全权委员兼英国远征军海陆联军总司令的懿律(George Elliot)率领主力舰队来华，全力发动侵略战争是在这一年，前此还是小接触。

二、1860—1861年，是经历了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北京被攻陷的“庚申事变”的年份。人们说的三千年来一大变局，不是在鸦片战争的当初就感觉到了的，而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才认识的，由此在观念形态上产生了某些变化，以“洋”代“夷”观念的转化，洋务事业的发轫，资本主义商品